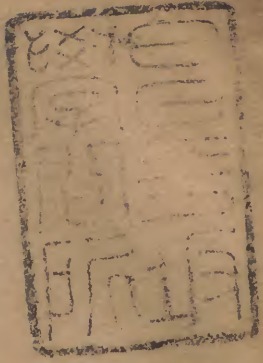


彙列史料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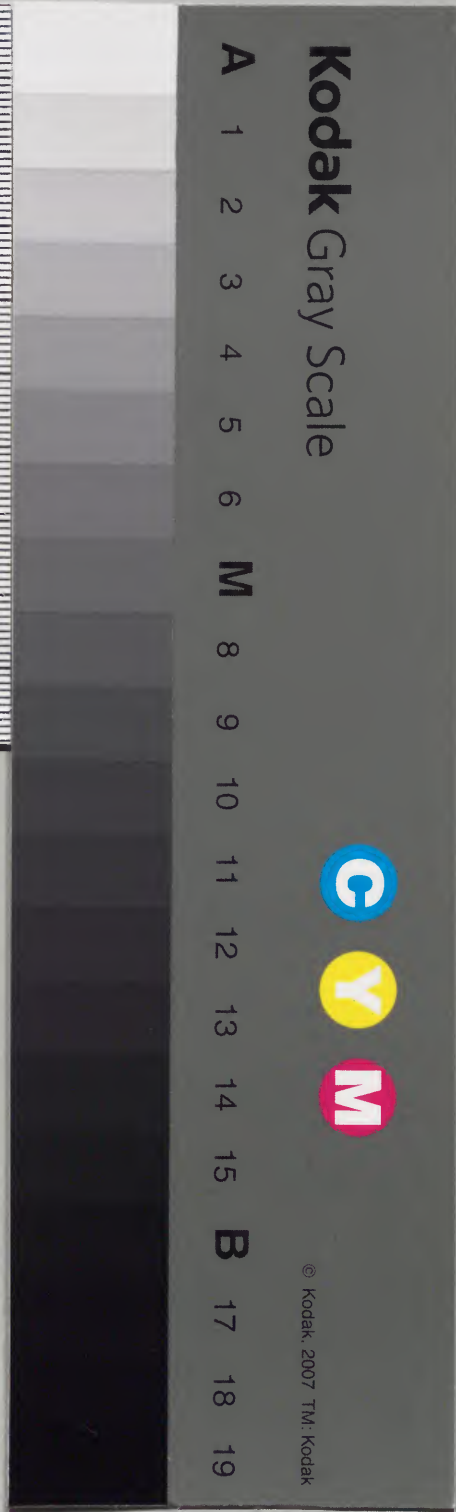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三	一	四	三	二	
〇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七	九	三〇	五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35
冊數	30 (13)
函號	287 139

四下之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空自以告訐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其後
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致
而其張大誣罔尤甚且恣為乾沒王公持之力
已副臬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王公得屢遷
至南太宰而趙公歟歷中外所至策方面勳而
其官僅為左司馬坐宿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
潛別號玉泉世為邢甲族而大父倣以惇樸父
用以剛直皆著聲皆用公貴贈如其官父娶張
淑人有子光祿署丞孔陽德平丞孔儀矣三舉

而後得公公生數歲動止卓犖不凡父撫而異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皆高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十六而成進士除河南開封之鄆陵令鄆陵吏人竊少之而公素精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斷盈庭之訟不移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奸宿蠹若蝮螫腕字卑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吏胥雖素舞文長者皆若負霜雪而大指寬時時情補法而行手程賦書以曉草莽夏秋及期疾於秀翰四封之外爭來質成隣邑師之如大府而公間詣學宮憫其傾圮曰非吾責耶為造飾一新拔諸生梁策童非中又妻其無妻之尚某者皆育而誨之後先取科第去增修邑城百雉必取穹堅諸所厝置不以煩民蓋前公六十年而故少保王康毅公憲為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是為之語曰前王後趙鄆陵京地公入臺其始按遼左也則已風稜肅然矣大帥李鐸者故與咸寧侯仇鸞比而貴貪虐任情公按覈之褫其職

他債帥以次論奪毋得免者再按福建其所操
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加密時其地已中倭公
策戰守核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嘖嘖賞服
故滿而有浙之命閩浙連壤謳謠交於道其聲
實亦畧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進丞南
大理寺亡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督操江防垂上而以贈公憂歸服除召撫宣
府宣府故虜衝頻年土戰瘡且盡公撫循其瘡
瘼尋虜入寇精騎突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

督江襄毅公東掎而尾之走論功 賜金幣以
不能事言者見苛摘解所任需 命於家將發
而吏以故事進贖錢直數千金公却之不顧尋
丁太淑人憂歸服除而誣盡白言路更交口譽
公以公所在著績而浙為最遂巡撫浙東西提
督軍務浙人謹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公至而
島警屬已緩則為汰冗兵節縮不切橫賜溢廩
尚方織作歲日益民不勝機杼公請寬減之得
報 可而又條奏地方便宜分款十而其要者

如定屬郡之無轄禁島土之開墾搜礦盜之窩
畜裁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賑免停勾戊補蠲貸
上之朝著為甲令新建伯功高而爵久不復言
者奏下公與御史覆核當復遂擔圭世世召為
戶部右侍郎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屢中水飄
溢廬舍民採芡蒞網鮭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
於常請蠲賑外復移帑金招鹽商平糶值所全
活不可勝計而竟以糧運小阻歸里今

帝初言官復薦公改兵部左侍郎兼官若故
山西無督雁門諸塞兵事公行相邊徼要害
高為峻因卑就深皆竝然天險虜遂巡不敢入
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閱邊者以
公績上 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公於屬吏
賢者加膝而至破侵餉收伏贖若神一切以三
尺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晉幾理而有協理京
營之 召公尋病矣公自釋褐即宰劇邑三按
巨省四控雄鎮而軍旅居十之九再丁大喪哀

思焦勞神用耗竭竟不能之官既歸疾小間旋
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遯郊野與田叟野老較量
雨晴而薦公者無虛歲時王公亦謝尚書偕公
里居俱負天下重望公卒而王公繼之公得壽
僅六十五公為人皙而秀眉目朗洞夷坦不為
岸谷孝友天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
養生飾金紫二兄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
習為儉衣浣不至三緝不至三不易也出入佻
素徒從稀簡見者不知其為貴人所買產多廢
丘濬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好吟咏尤邃經術

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藏于家

弇州生曰當天無事時士大夫易為守而難
見才及其有事天下易見才而難為守嘉隆之
交世豈其有事耶何士大夫之見才易而為守
難也乃趙公之慷慨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
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躓
才之易則數躓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王公之
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功名則邁

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二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非地靈人傑哉

陶文僖公傳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綬同里閑相善而其射策時上以文僖公為第一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闡與鑾坡鶴禁之長佐對秉更蒞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由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館文僖公即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闡也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為且大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痊否賜羊豕酒粢瓜蔬等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治葬贈大宗伯大畧同諸公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俛及而失之以為恨而於文僖公

允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為彭澤人徙於台已復
徙會稽遂為會稽甲族曾祖曰愷舉四丈夫子
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入翰林遷
給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
尚書為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
師賢以公貴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侍讀學士舉丈夫子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為
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凝不妄笑言三四歲時
母淑人授之書即成誦已就外傳而有朱先生
者好為禮使童子習洒掃拂几展席夷其貴
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
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
竒之公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
為褒錄得數卷莊敏公益竒之曰是兒其中人
也十二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
又明年應省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遂
徙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為學每謂聖狂自
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

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仙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扈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為名計耶為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

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為偵伺耗息吳君謝毋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為善吳君得不死以成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璫書公每為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貪暴負國叅夷五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璫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噐公

數引與議 國事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
箋表徃徃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
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
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務訕浮
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院歲餘
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
濟不為高遠竒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
仍兼學士如故 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兼學
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
佐部其在 經筵為日講修 穆宗實錄為副
總裁 上雖在冲幼 聖質不世出公思所以
戩翌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鑑不虞昏
新民如澣衣不污虞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
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每
至謹 天戒法 祖孝 親卹民隱慎用舍廣
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
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自重之其亟稱

先生以此 賜服視一品他精鏤寶楮金符綉
幣綵扇貂裘之 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
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運
司之苦節跡過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
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
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
氏相師友伯氏數竒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
以雁行進叔氏得竒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
寢外而俾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顛之
神願減筭以代撫卹寡妹尤至伯氏之子尚寶
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為人寬
然長者然閱嘿不洩尤春取舍絕嗜好其以鄉
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
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
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唯輕令悟
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公謝曰悞
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易粟帛
而贍族姻之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

都督柄方重伺公寤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
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醑醉
之呼其子繹授且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保宗
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金為樹坊公
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為則
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
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付一
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絕門故計
亡之則購名書畫屏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徒
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屏器異耶
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
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
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
節死公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為之上狀
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
有錢生者挾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歿
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為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
周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

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
困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歌又
曰為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
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
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
心未嘗不再三嘆也且曰憂勤惕厲其古帝王
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也財有
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唯儉養廉唯儉
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

趙講而休沐更衣風入之遂劇

上所遣慰使

猶強自力拜謝已乃顧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
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官近列如 國恩何唯
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
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為古文辭

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元相江陵公之上 帝
鑑圖說也實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 詔公
所進於華亭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渙大幾
也其二端皆自公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為公

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諱居功不自名公所以
稱大人長者哉陶氏之聲實衣被天下未央者
有以也

贊曰吾聞之吳氏却來示財公之二
策對陳暗主車又非燕古文籍

王齊煥之遊鄭公宜之舉陳會習與其豨與士
野北父子民美舉甲錄官此似咬一國恩何如
辭巖自六拜橋日八難聽前乃曰書主精不意
而於松更亦風人之遊懷 上放畫撰
會州史料後集卷之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為民御史傳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件 旨奪職歸而曰
吾編氓也即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
曰死幸呼我為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
叔承草為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為民御史者
胡濬字原荆世為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

隱耕獨其王父良佩與父贈御史君觀隱酒贈
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天於是胡有三節婦
而君之母封孺人闕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
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
於浦後封如闕浦有母而嫠亦來依君君雖為
諸生負襁聲然家以食四嫠故貧即闕姑婦拮
据理生不能給而嫠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闕
君乃行館已氏束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進
共又不給君泣呼天曰柰何闕室長者共又獨
勞母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
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
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
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
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與君
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謁選得
永豐令初蒞令而吏白廨舍敝當治君笑謂治
費云何立召工而授之筭率減十九有構訟者
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

誚曰汝笑訟之利而不笑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為恠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抉其妄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彛用宿駟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衣冠而盜將奈我何君為令七月而丁母闋憂去官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成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嚮者永豐得之者老女孺聲也尚書以尺

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緹綺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去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上書言事事頗及宮壺君大約謂天子方幼冲慈寧能攝之欲以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為民君從戶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

然真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酒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為諸生固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為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為德於人及以事見君卻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子旄溢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覲弗當意或面責之又數數為戚故驛寃滯寃徭役聽者外奪君勉為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可

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覲者有所請而君不能
盡應則持君蹟以修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
薄而又喜俠不能無挫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母
鬪歿而存嫠者姆趙丘嫂錢所以事之如閭會
浦孺人有怠色君不獲已乃若示廢箸者而歲
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嫠即亡歲亡廢也妹適
李生而夫有一女母女者君謂嫂錢姑女之及
長嫁女如已女李生窶君時時賜之稍不給則
以詈報君君好謂即詈我我必以酬報君既用

宗戚故見窶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
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
所尤善即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嘻
嘻見王郎自色栗也君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
陵醉後舟出觀白龍橫墮水且濡矣忽矯起蹈
空上觀者數百人咸異之君為御史而顧生以
覲入與君飲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
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嘗與客游匡廬
秦餘諸山客方飲山吐暉暉間君已獨身取間

道陵巉岩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君歸而
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江
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仙井楊
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
虞山拂水吳淞海探華陽善卷張公諸洞弔秦
伯延陵春申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
岩觀虎闔金山呼龜食及網鱖魚作鱠間手採
菠蓂薺甲石耳菟羨俎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
几席之矣君所適母問主其主耳君名逢迎

後即無論主其舍人子圃丁者若焚香祈禱
我公來耶君亦袖繒錢勞之以至城門候即丙
夜懸筦待日稍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故
益窘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
別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計無所
復之則姑托酒與內以至竟死君死時僅四十
有六也其罷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
之節而始疑君者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
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薦

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君絕不以為意君
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為文詞雋朗饒意
趣書法亦適逸所著有采真集若干卷王子曰
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行
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
承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
胡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綉八卦囊以梵字一赫
蹶授君曰視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
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
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冥柩前誦呪移時
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君幅巾
行咏入黃公礪恠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已耶
則君之前沒一日也笑亦異矣吾聞夫夫子不
語恠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慷
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死天下能惜之及
不能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邁竒證或幽
或顯淺智又烏能倪也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
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
屈席已薦束修為弟子文成公亦噐之每語人
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
分司留臺故爭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
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
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
尚書以語公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
因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孰為速孰為可否
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甲令尋疏論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
奉魏公懼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
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為殿最公嘆曰是必有
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
為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
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鉉而殺人公立訊寘之
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
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摘其

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
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
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
夫悞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
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
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
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
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
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
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
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
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怨其
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推臣
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
伏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
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
出郊而蚕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
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

則焉可舍 九重而遠出郊宿外是禮行後世
 有特書者曰 后親蠶於郊譏外也視 陛下
 當為何如主也 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
 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 列聖繼之未有
 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
 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
 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
 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况 陛下為 天
 地子為 宗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
 年於今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大倉水
 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
 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
 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
 殺而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恠禽
 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
 之郵而沾沾焉以為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
 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
 勸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

為勉而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當
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上寘之弗竟也公益
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為腹心彗
并及二相臣以為召用者宜亟罷罷者宜棄勿
用遂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
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恚甚馳
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
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
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

尚書王時中職侍郎開淵歲俸部以下遠

差公遂真論斬矣時汪大夫得驟遷太宰而三
肅敏公廷相代為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
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報以例
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令校卒持公
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
死我既下獄復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
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
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

臣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撫
公獄中事謂以受人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
義橐鱣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其黃金而
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奉公公應之聲
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為祖宗不殺
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
不可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乃
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覲者或噴噴
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
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為四鐵御
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上所使詞事者密
以聞頗為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洶洶時有遺公
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
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伸
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
諱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名行
可有兄第十人而君為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

公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寃狀括髮短後衣
蹙蹙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輦過即攀跪泣請其
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昇者疾過之其又
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
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
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陛下
作一吠奸之犬而損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
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
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
死祖母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乳母
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
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僂
臣不傷臣心臣被僂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
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
司更審時汪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以公
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
孝子君死孝然卒皆不死王子讀之蓋至今猶

廩廩焉已而嘆曰嗟乎夫孰非天哉今夫

高文二祖至神聖也從法語如轉圜然胡至斬
王權磔蕭儀而而腐曾秉正也始約法而天下
有觸羅者皆以子請代得免既而不勝請乃許
之如陸安鄭士利輩不可指屈蓋人子之志伸
而於太和不無滴哉夫馮公伸為臣而其子伸
為子然而卒以全者天也蓋馮公後十八年而
楊忠愍繼事不免矣其婦呼天請代而若弗聞
矣故曰天也馮公既得雷州戍雷之薦紳於祀
迎而師事之班白倪孺相牽藉指目公以為非
復世間人公後先凡六載所悰寄在吟咏甚遲
也獨不能忘母吳太夫人而會赦歸雷人祠之
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輩公始獲精
心養母吳始公少時食貧不獲恒事甘旨一日
彷徨無所出之中野遇一雉飛入懷以佐午具
至是嘆曰吾今幸不至窶吾敢以儉吾親哉於
是日徵水陸之腴以薦每行邨落間輒奉板輿
偕采田歌懽悅之蓋太夫人九十五而後終公

亦逾六十矣猶蒸蒸孺子慕也公材大既蚤廢
亡所施居恒慷慨謂猶可以為德於一鄉已而
曰是不易以不費惠也出橐中裝頗買陂田之
瘠者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筴而亦會有天
幸旁畝益拓所入漸廣乃首推母吳意以贍其
族季曰乾曰坤者又贍其女兄弟之歸張震王
夢蔡者又贍其弟之壻奚繼之者已又贍其兄
子際可為之娶嬪嫁二女而穀之已又贍它弟
族子敷可立可什可還可又贍諸姊妹之適在

華陸府鍾鳳者已又贍其布衣之交曰郭濟也
蘭錢穀者經生交曰張思者患難交曰李啓祥
者通家之後人曰戴九甄曰蘇允厚者或授之
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死柳御史與周主事之坊
其裔孫貧售之公公與之直而後歸之又贖錢
修撰之坊以授其裔孫曰母更夫守也倭入寇
監司募僧兵禦之公所齋廩犒獨當公家半士
女避倭而徙者皆為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
煮粥南禪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

衆又割其膏肓數百俾代區賦長資曰柰何吾
安坐而視汝剝產也始公之急治生而人疑之
既伺其所歲出乃曰馮公殆為它人治生耳孝
子君既出公於獄遂益習經術甫冠舉鄉試高
等歸而佐公為義會公元配金孺人以老壽卒
君籲禱而請延不得則慟絕久之乃蘇蔬食不
入內者三載而念公老不欲傷其意時和色而
後見不使覺也蓋鄉人人益稱君孝矣會 穆

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馮公業七十餘銓曹欲
用公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

廟恩加朝列大夫而部使者方列上君前事下
大宗伯覆核無異特旌君為孝子表其廬於是
馮公父子忠孝事大著而君以數奇久因公車
馮公督之謁選曰吾不任報 國矣若不以時
需一命以抒汝蓄如吾志何君謁吏部選得光
祿署正光祿中貴人陸海故以魚肉其大僚至
四署則益狎君夙戒其屬務飭於上供之物而
中貴人至欲有所恐惕而君陽為不知者縛夙

猾之役而數之曰某事為某奸某事為某盜不
而貸也蓋皆中貴人交關陰私狀中貴人欲假
上供物以難之則皆飭乃更扼咽為諸役請命
而出問知為馮御史兕相戒竟君任亡敢干而
君當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紅綉綺衣之賜
蓋用四品例云會以公病乞歸公強無疾老而
稍善忘比疾車謂諸子曰負國家再生恩已
矣屬之而曹耳謂長子見可者以行古道其猶
有古心乎諸季可取師也遂瞑明年郡邑大夫
命生祀公鄉賢祠君之奉公喪毀瘠而抑於地
如其奉金孺人喪服除遷通判應天府君直臣
子又自以孝薦重公卿間毋敢吏蓄之而君益
自厲為精勤每有所委署恒單騎往曰柰何以
口體煩人當論市役一瞽而卜者訴曰何以任
帛供君曰若誠卜且瞽若父不某所兄某所為
千金市耶里人推槽坊供者皆窶人子公怒曰
去之東偏某家不以千金張槽坊而委之窶子
杖而更之當監掣鹽務推抑大賈而寬中賈以

下咸稱平其監烙駒亦倣其意先豪牧之饒殊者監清屯田先豪伍之兼併者以故所至輒辨理然君矻矻持絜法亡所阿狗御父臺有胥史見訴下君治而心庇之比獄上欲曲罪訴者君持不可而止嘗奉委逮魏公從子及其家奴稽故不發君使諭之曰若不熟鐵榜耶而敢抗王法耶八議在魏公不在爾輩從子蒲伏請罪君痛挾其奴悉抵法數從子而宥之司內樞之貴人用督捕責君受牒君使一役受牒貴人乃為名以抄案脅君吏往吏咸喘無人色謂而貴人不解事京兆不受彈壓我以吏往而貴人不以小璫來耶貴人恚雖甚問知為馮御史子逆自折然君於職不專為伉其治民大指先教化而後刑罰有兄饒產而弟窘者誣其兄若不直其弟使具獄而徐動以天性兄為哭欲寬其弟而給之弟哭請畢死不敢負兄遂相為敦睦君又辯故宦家爭嗣微暖與富人之孽子寃死者翕然稱君神明君嘗屬議高淳事高淳據

諸郡上游而頗受諸山水故有堰障之其水方
溢頃田數十皆浸或請決堰以露田君曰為田
幾何吾寧無邑子情安忍鄰國為壑則又請省
賦以蘇常郡賦補之君曰蘇常賦重極矣能徑
省高淳賦則可以蘇常補則不可乃議調停虛
糧以改折代高淳之困亦蘇其後復歲饑桴鼓
不時起而君已去邑尹謂非君行賑且立稿君
即日命駕趣之邑哀號者道聞嗑也君褰帷而
示之曰我在毋憂稿君故已悉得其田饒瘠主
名毋敢下上者散賑日所至俾貧人魚貫呼
悉以實徃咸驩呼祝君有後臺使者上君治狀
卓異先後十一疏而是時少宰王夷陵嘗以公
分識君貽書君謂相國與太宰迨而賢君吾從
旁史之非久遷矣君不答人以謂君君曰彼賢
我則不責我答責我答我故不受彼賢何與我
為君坐是竟不遷以考最不欲北謝病歸修其
父行誼甚適也馮之先驩以俠亭以守刼母擇
以戰咸顯名秦齊韓趙間至漢而奉世野玉以

威重廉靖稱其後道極貴壽京稍蹇諤然未有
 忠孝表表如廷尉京兆父子者雖然亦各所自
 重舉之耳以跡廷尉終始則何嘗不篤孝焉京
 兆故不盡究材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其奉公
 守法足稱矣又皆博學工屬文而傳其業者廷
 尉之子學憲時可京兆之子鄉進士大受尤有
 聲大受與王子善故為論著之如此或謂廷尉
 有恒言行陰德而使人知非陰德也讀京兆之
 辭孝子旌懇懇由衷悃矣今柰何使人名之

忍以君親使人名之也王子曰然歟否否使人

不得名者盛世事也不欲使人得名者忠臣孝
 子之心也名忠臣孝子以風天下者民秉彜也
 且夫名教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而又何疑焉曰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大別號北山碑

學按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專之不以官而

故不盡究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其本公
淵美探京兆父子忠孝軒輅文而傳其業者廷
且夫各嫖昔聖人之世不窺也而又何疑焉曰
子之心也忠至孝至以風天下可昔勇策舉也
不野各昔溢世事也不俗軒輅人野各昔忠曰
介州史料後集卷之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書

鄭杞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寶夫別號杞山嘗仕為
提學按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尊之不以官而
曰杞山先生先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即綉步正
視如成人御衣履有敝而無垢六歲固請於王
父修從外傳又二歲改從茂才周師師好以小

禮約束諸生諸生不堪將去之先生獨曰患不
熟耳熟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訖先生早慧云天
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贈承德公
叙母李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而李
恭人見背擗踊哀慟踰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
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之塾館先生為之館矣
朝晡上食至甲夜篝燈筑筑棺側其誦與啼聲
相續也王父益憐之謀徙他館以遠先生伏泣
曰生不能扶持死又不獲從地下而柰何使
吾母俄左目眦血出王父乃已明年有芝
館已而有繼母朱安人先生婉曲承意朱安人
愛之不啻已出也及舉鄉薦連擢上第開榜之
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何獨我母不見也贈
公視先生邸中雖卮酒箕器食必潔修而進之
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先生不
敢留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
辨髮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
已遂寘然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

曰吾老中天謫失一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
誰與慰我者先生乃強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
少一不以煩之既葬携仲廬於墓所第晨一晨
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休寢矣先生固
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丙舍久之不欲
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廿七箸不覩若拜一命
何以甘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常先生之為諸生僅弱冠而與其儕銜郡委詔
松陽松陽令獨噐公欲改之衙齋不可乃就步
生所談說經術執文甚洽民間竊言是少年今
重客有以百金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頰盡赤
拒之令復問先生欲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
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者謂先生能厲操隱
約時名此既居官則益自矢冰蘖斤斤守三尺
時尚書為鄭端簡公曉尤以持法抗勢聞朝
廷故督治漕道覩先生奔喪時委頓狀而異之
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宛平令周者乾沒帑金
五千餘委罪於藏吏當坐死戍者九人先生鞠

得其情欲坐令令迫則賂分宜相父子俾緹綺
陸帥陰脅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獄不可更
也竟論令如法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緹帥所
誣大盜以上案凡數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
比而啣之然卒不能有所蠱端簡大賢重先生
謂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廉舉乃嫺衡廷尉黎
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秋官有大
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李安人而屬有審獄
之命先生官主事也得使審錄又得大江南制
和蓋莊簡公力持之先生既至江南所平反殊
死及戍者若干人莫敢以居間進者於是目之
為鄭鐵面尋遷江西司員外郎還為河南司郎
中拜承天知府時承天奉 睿皇帝陵寢朝
集之使麋至其民不勝困先生一切為裁詘而
泗陽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費最為煩巨尤加
意從減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侵郢故有隄
捍之歲久漸圯且大為郢害先生毅然修復之
時荆當其下流士大夫不歆獨受侵相率縱流

言而阻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
講讀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非
以彼為壑也且我能隄彼亦能隄何間為隄卒
成費簡而功速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
聲流聞既入覲將全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
時相國華亭公常熟公俱欲得先生為其郡守
皆力辭之還郡而有 顯陵大璫事璫橫魚肉
其人而閩帥者挾其婦翁故相與璫匿而相鈎
結先生庶得其狀數軋之乃群嫉其悍卒以之
糧闕於廷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
以藁爾卒而傲 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來
赴難者以萬計噪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
二憾之計窮則為危辭以撼臺使者共疏其事
聞 上察知之置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
以賑生者而瘞其死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
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太史維楨輩十餘曹
其後皆掇巍科稱名士大夫學使者為廣弟子
負及試額以旌之荆門守汰而景陵令尤墨皆

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庭訓守而版令不法狀
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羨庶吏也偶失監司指欲
斥之先生獨為明之吏部得無恙其去惡不避
貴掖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專
飭夔府兵巡夔故蜀喉咽也時以施夷亂後長
吏披荆棘而處狃僻媮恣先生首按行諸險遠
盡得其狀與民所疾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
崇文教風紀大振雲陽何令者善媚不得其民
而獨能得上官心先生獨注下考竟得罪去黃
綬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而解印綬者漢中
大盜何勉之黨侯鬍子等來寇夔先生督兵敗
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撫先
生方欲移牙要道減鹽課裁冗員議成且上而
朱安人之訃至矣即日苴杖就途行李蕭然夔
人詠歌之以比趙清獻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
之喪朱安人其毀不下喪贈公不得已而與二
弟析產廬取其敝者畝取其瘠者曰吾猶可自
衣食也既服除年僅四十五耳徜徉山水間無

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笑曰吾嚮者知郢隄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子幾不知舍柰何以倦游軀共人睚眦哉自是杜門垂十五年足跡不入公府于旄至里閭望塵而避臺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劾者俱謝弗應相知在公卿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鄭之先聚族而居至先生若蠓房痺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之或有勸別徙宅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吾居吾故寧可長使子孫有執時有詔斥賣地中寺田或謂先生可以賤直領也先生固辭不恒散衣糲食而宗族親鄰有緩急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已顧後問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尚不貪松陽賖而晚乃貨取乎蓋終先生之耳而母以汗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屬文所業雖舉子義而能深推聖賢所以立言之指必祖洙泗而禰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首拔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

此理學正脉也迨其晚則益深造醇如矣業以
講學鳴環郡邑而執賞者戶屢恒滿然不立門
戶不為名高固肫肫實行君子哉先生之始去
郢也郢之吏民伐石立碑以紀思先生聞而寄
聲曰趣毀之我猶在事也而碑我是中我以法
也既歸十餘年則碑巍然矣其文核而詳過者
瞻誦不忘歿而郡邑守令采士民議祠之學宮
弇州生曰鄭先生仕不登三品壽不過六袞學
不俎豆兩廡於天人之際若有未盡滿者使得
夫子為之依歸何下曾閔不然而獲展其用
頌信之代即未論臯伊於涑水滎陽亦奚難哉
雖然世之人出而徒貴處而徒隱學而徒名以
此語先生何徑庭也當嘉靖之季陟講壇執牛
耳者衆矣然徃徃迹之二氏之境而陽為不然
弔詭呼風以塗蔽人耳目先生獨禦之以實理
繩之以實行無問其深淺何似要亦狂流之砥
哉其子子壽所紀先生事甚脩余不志志其大
者

貞靖周先生傳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峰周先生既歿而其子紹元紹卽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姪行已垂念載鄉曲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說宦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兄弟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吾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謚以尊名非獨國典蓋亦有私謚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愧願敢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說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已正身也少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遜食貧易箒不變可不謂貞乎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璣陶潛之美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史氏王世貞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字叔夜別號萊峰松江華亭人也祖裡興國縣簿父雲鵠以先生貴封工

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為大父所器恒抱
着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
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
故有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
不當受大父益竒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
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偶輒應聲屬贈以詩有
范甯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同學即朋石
中丞也中表競爽葩藻流聞時人以為機雲復
出云年十八補郡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
不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揚公所知嘗為古詩歌
詹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
時不辨生此語爾善事之先生廼從陸君所益
窺群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
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尋以文體踰格為監試
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癸
卯秋試疾間入闈始稍斂就時遂捷丁未計偕
竟與楊中丞同舉進士館試時先生姻家張侍
郎雖起書史在中秘頗用事欲為先生盡力先

生毅然不可選止二十八人而先生名在二十
九卒弗與選知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侵
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
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
不從輿隸厯縛一籃舉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
民以次舁舁行民皆懽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
生矣居一載州大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行
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
經歲月云論枉直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
食頃可立決廼吾民感德終不忍訟吾知如
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拜而祝
之迫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
云藩府閹縱庄奴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
事檮庄奴斃之獄閹啖王奏之下所司鞠選悞
吏惕王戚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院彭公
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宅先生
攝衣徑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酬卮竟席王
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

難決僉事亡意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耳令
為宗藩故加罪一等閻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
未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者竟得復故
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
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勦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
饑求食耳柰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
為招輯語散置四郊令饑民得執牌耒就撫民
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
之入而諭之給以銀穀皆復業為良民兵罷不
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得月俸又
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徃徃不能具朝夕餐忽
有野鴿耒巢種類驟繁因取贍親州人以為天
所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
多有餽遺先生僅持銀一鑲詩而贄之分宜亦
知其廉能歸其一鑲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
行第一當遷州父老伏闕下請復留周君遂
還任辛亥擢繕部員外郎督賑清源州人遮道
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

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生人人慰
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曰
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豈至此因大泣先生
亦為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
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踊躍耒奔比見各歎息去
李初不測所以已知之過清源為先生道其事
去後十年民竟為立祠生祀之事見崔桓碑記
中窞廠故多羨利猾民蠶食其中先生至則以
常例獻怒卻之已摘其奸狀尤著杖而戍之
激盡剔宴坐堂皇時呼吏卒為擔水濯階曰毋
污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
肯先生在清源中使惕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
先生為禱於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
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
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為序以傳先生居
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
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
多泣下有張某者遇廠中舊胥知為先生至親

即率妻子羅拜具餐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
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
寅晉水部郎巡通惠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
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席是稍報二親
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
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
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
州有宗庶將軍五人席藩封恣為奸利糾集亡
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
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倅以下悉奉其指使監司
為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
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
非遊徼可辦即聽民自梓捕去城十里守備祝
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
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為構公不動頃之群奸
戟手鳴噪於門公又不為動已而民各縛其黨
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柰何則臂匕首
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為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

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廼為此曹死耶五將軍
計沮而退先生廼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
詔即訊逮得 旨竟械置高墻所奪田宅子女
悉還之民自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忭
舞為先生塑像立碑先生拒不可則使人毀像
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攝篆江防有巨盜劉某者
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先生暮
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竟殲之江黃之
間咸惠流聞聲稱籍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
也爭愧歎自謂不及云兩臺薦疏皆極揄揚
先生已丁內艱去矣初三親就養先生雖在官
舍朝夕跼問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
其幼子堅欲歸先生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
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曰坐吾親得罪亦
復何憾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未幾以訃
聞先生慟隕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口
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生歎曰吾
安可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勸庚甲

封公患風痺復不起先生哀毀鷄骨如母夫人
喪服除竟不復出優游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
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門食貧約不為人
閑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游吳越佳
山以間嘯咏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嘉
興先生門下士也遣小使持幣候且訂謁期先
生峻却之母以我故蹈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
茗溪買舟訪之侯聞先生至出迎偃僂舡舳間
侯甫別去而先生已解維不可跡矣已至茗溪
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勿言有司已
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苦迎致供張先生變
色不語趣棹歸其狷介至此先生雖屬於士郎
乎然其居鄉絕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病南禪寺
聞鄉人金姓者坐官道頌繫且死亟徒步歸捐
貲為贖之其人踵門謝則拒弗見元旦肩輿出
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
衆辱之廼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
叵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母為犯它冠蓋

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買米誤遺數十
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言先
生歿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廼知其隱
德不可勝紀云吏部郎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
時徐文貞公當國絕重先生書來以古人許之
且促之任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廟堂方以元
為學問中得力人柰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猶
堅卧不起未幾復起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
大用之而先生已遭脾疾竟不聞 新命卒
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
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全歸何
憾謂二子毋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縉紳能念
我者汝不孤矣訃聞朝野惋歎遠近奔哭諸生
羣議請祀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
雅毋煩再覈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
若平度父老謝禹氏輩率其子弟百餘人為文
醞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
跡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

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自已稍出入
歐魯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画評者謂得趙
丞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歛而焚之凡世俗所
慕宮室輿服聲技珎玩之屬都無染着而一意
靜修學道常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
義辯析叅互手綴口占略無停畧間與同志往
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故人莫得而
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學道紀言若干卷行於
世其為詩若文徃徃不留稿以故多散失二
從殘剩中緝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
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森融
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歎曰大夫
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目前釜魚幕藋耳
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
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
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減
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冷天假餘齡出而
用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行性靈常

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
行實繁恐久愈湮沒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
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蕪之不剪乎
叔夜為諸生即以文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
佞與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開
相聯接甚洽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客豪飲叔
夜獨不飲而性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
三日一趨省瘦影凌鏡日中而與之語時時
及節俠則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間從東
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黃庭結法書之或弄
散草咸嫵媚蕭疎令人自親余嘗戲之以賢
者不可測如此哉而叔夜出守平度州人謂
叔夜病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冰蘖東方
諸侯翕然以龔渤海王膠東不啻過也當入
覲諸令長為同年醞直例三鍰而叔夜僅一
鍰又嘗偕之座主相臣所度諸門生出贄帛
已不能當十之二遂巡從後匿跡已而過余
言狀余戲謂守歲奉不小隄令長耶叔夜謝

曰吾奉尚寄之民不忍賦也自是叔夜以治
行為天下最遷工部負外部督清源陶其署
治素號沃饒易染而叔夜持之益潔顧其貧
與病益甚會余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
著書而自是別去終叔夜不相值夫叔夜與
余後先憂居僅衣帶水地余嘗投以不腆之
札一而得叔夜報札亦一當是時余困欲意
不能無望叔夜自令觀之叔夜方蟬蛻汗濁
獨立霄表而余卷蛤蜊而食之誰能若士哉
即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當且其時縣官
叔夜材為田間起拜二官投之以文秉而叔
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自放晚而
竟收再強為太吏竟不効而老於人齒頰間
叔夜不死其尚以余非夫哉叔夜後十餘年
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
詩四卷文七卷其文吾不知所衷大較有三
變焉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溢而材橫
颯馳電擊使人不能正視東秦清源忽斂而

撫左史葉玉綏虫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
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必盡孟堅昌黎然
悠乎其味也森乎其矍也詩不必盡盛唐以
錯得之颯颯乎岑李遺响哉二子又出其所
別撰曰學道紀言讀之則見多識蓄德虛心
從人庶幾乎老子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
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參伍之豈唯一家言
而已或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
其進而先秦鄴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窺叔
夜旨其晚節將欲盡汰人間之有而歸於
上所謂人且以為拙吾且以為超而何先秦
鄴中之足辱予乃謂之曰所不如子言而余
跌宕於三寸管以比於劉勰鍾嶸者叔夜尚
有當也如子言而余所構撰卮語若投石於
崇丘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
其廣者子以為矣若或者退而紹元兄弟意
未已也掇而題其傳之後
王世貞又題

夫山一... 其... 崇... 亦... 起... 濼... 土... 齊... 矣

兗州史料後集卷之七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李于鱗先生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 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 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 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 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



張慶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
張影相弔也旦緝纜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
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
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毅公士儋結髻亂交
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
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
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
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
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
獲竒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
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
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
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
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
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

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剝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倚至而相角者不帝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負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蹇蹇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

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蕃鞫鞫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頗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已者而也之然于

高嵩自濯洗勤於大要居父之政聲流通三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開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游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躓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址地外多陽游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毅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為特請 予告故

事外臣無 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官罷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蹙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

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
馬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
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
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者顧于鱗復用薦起浙
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
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
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
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容稍稍進無
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

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
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王
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于
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
之語悵悵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
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
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藉令台鼎足重
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
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陸子傳先生傳

陸先生者諱師道字子傳其先蘇之長洲人生而穎儁七歲能裁小語詩稍長受王選部穀祥易以易補博士弟子郡守聶貞襄公豹試而竒之令改受春秋即以善春秋聞時年甫二十餘而會其偶曹宜人卒崑山吳中英先生者名儒少所當意見先生而竒之以女女焉是謂吳安人遂與吳先生同薦應天先生秀眉美姿玉立頤然其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凡六載始

成進士所射策入故相夏文愍公言手大竒先生為言於故相李文康公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之二甲第五選而得工部都水司主事任職潔廉無害夏公內自恨奏改先生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勅先生雅不欲近相公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詭因母陳宜人病請急歸侍父之陳宜人病浸劇先生謝客隱湯藥間蚤暮亡間時時搏顙顙天請代又嘗

割股爨而進之病良已又病目先生三舐之亦已會所予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畧稗官黃衣之屬亡所不窺獨抄典籍後先積數百千卷丹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益習書小楷以至今隸皆精絕又傍晚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先生徵明者里居而亦善詩及書及繪事先生造門用師禮禮之人謂先生業已貴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稅目文先生耶先生曰子言之誤夫文生以稅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也者奉之益篤文先生亦篤好先生即膠漆莫喻也諸臺使慰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拔其黨據津要以明翌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士大夫亦醜之莫肯為用而吾吳最盛前先生者有王叅議庭陸給事燦表給事袞皆里居與先生善而先生所取友如王太學寵彭徵士年張先輩鳳翌兄弟多往來文先生家與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

從評騭文字考校金石三倉鴻都之學與丹青
理茗盃鑪香翛然竟日間從諸賢出游汎口湖
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丘上方支硎天池
玄墓靈巖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人操
酒船跡之於山水間先生亦無所拒取酣適而
別興到弄筆得薄號阿錫一點染若重寶蓋是
時海內懸格以購文先生跡次及先生先生不
為意尋而陳宜人以老壽終先生契毀幾滅性
而素所友愛弟安道亦卒以是日已鬱忽中風

厥憤憤嘔沫久之漸愈而性理亦少錯矣先生
林下踰二十年而受易師王選部亦以久廢俱
負公望朝之執政者新以名起先生與王君先
生就王君而筴行止王君曰吾老矣即並命
而並不出將以我曹敖然而忽忘君父先生
乃起就補南儀部召為膳部郎中甫上擢尚寶
少卿尋奉使祭秦先王公殊自快以生平
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一寓目焉乃縱游二華
觀龍門砥柱浴驪山溫泉吊漢唐諸陵所至皆

有詩而秦之 嗣王習聞先生名厚幣以饗先生謝弗納歸署尚寶篆會以 穆宗登極推恩贈先生父母妻而先生階奉直大夫勲協正庶尹亡何故疴復作乃再上疏予告歸歸六年卒王君既筴先生出即謝病卧勿起居兩歲果病病久之而死其於先生雖為授經師而行能姿槩畧相甲乙王君風度整潔而先生襟宇冲夷有足當者其月旦亦埒之先生初號元洲尋更曰五湖以表寓也卒之年六十四所著文集

左史子漢鐫若干卷二子士謙士仁皆有名士風

弇州生曰以陸先生之初尚羊山澤詩酒自藏即淵明奚啻焉晚乃聊出棲遲金馬庶幾東方曼倩之所稱者浮雲在霄舒卷自如亦胡勿適也嗟夫令典午不易社羔鴈婁下人亦胡能以隱逸測淵明而何乃跡陸先生為

文先生傳

余讀太史公叙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

藝乎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烈至於傳田叔司
馬相如抑何其詳疊厭志也范滂事為漢書稍
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
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
峻婦孺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聞以
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
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
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
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無所
重也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微明尋以字行更字
微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
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次子
定聰為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為吳贅遂為吳
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洪子溫州守林則先
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椎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
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
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

嘗從温州公宦於滁以文贄莊杲即中莊公讀而竒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徃徃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乂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汗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庶而先生為能子因修故卻金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媿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

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兩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先生渠柰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居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樂耶先生笑而不答王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克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幣所以慰

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
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逡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
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
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
友耶而後見我先生疑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
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
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
久之曰老諱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

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三上疏
致仕御史鄭洛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躋之
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
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徒請獨書生故人子
屬為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
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
不能勝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
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一國家法也前
是周王以古鼎古鏡 徽王以金寶甌他珍

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 王無所求於先生慕
先生耳盍為一啟封先生遜謝曰 王賜也啟
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
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
先生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
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徃徃真不能當盾
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
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
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遠意時沿歌

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山豫章海
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入
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
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
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
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
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
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
從談揮絜文品水石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

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勉強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魁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恠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

已擲筆而逝儵然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魯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盡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以朱恭肅公希周孟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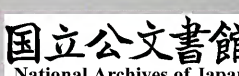
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事

吉水信真臺去卒諸經會中多習者田隸於茲世大夫千三人遺為國子監士嘉為對者亦去主於學宮去主於文其甚于卷亦甫丁辭筆而逝新然其德皆謂主本信士其事臺金州史料後集卷之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為行絕類萬石君而文彩過之所至好



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尚
壯無恙元瑞為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
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
九齡從里社師日佔俾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
悉肱按察公篋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
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南諸家言讀之按
察公竒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為歌詩籍籍傳
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

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

錢塘過吳閶汎揚子址歷齊魯趙魏之墟
市而止所經由弔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
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
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甫永嘉康裕卿
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
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
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
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
寅慕元瑞甚使客慕而致之為上賓旬日不聽

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寸韻首以址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毋里中毋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毋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

三日元瑞感其意為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

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材也滕君輒破格檄受餼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御史再試之再為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叅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會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

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
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
鱗恨若何時余方禪居曇陽覘稱病謝客聞元
瑞來喜不自勝與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
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
斷斷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乃高卧山中不復
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
忘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偶和
日夕元瑞之卧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
下遇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
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晤
賞亡間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
張公肖甫靖浙難按部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
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者難我得
非以使者惠文嶽嶽即為我致之錢唐請得具
賓主禮元瑞乃強為錢唐謁而張公果以上客
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系至伯玉
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所贈七絕

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
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
言立就竒思滾滾既大將軍集相向嘆賞不置
伯玉因曰我欲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
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偕來弇州園伯玉道為少
室山房詩序其重不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
玉與弟仲淹從弟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
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與伯玉元瑞諸君子
積日遊弇中澹園甚樂也元瑞性孤介時

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
不能無置雌黃唇吻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不
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玉元敬遊西湖故遍
置坐客欲以為闕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
仲淹倚酒侮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莫
生置者胡以受之元瑞徐曰莫生者庸渠足校
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
德獨柰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築室山中後
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略而

加詳密黎惟敬為大書曰二酉山房而屬余記
之旦夕坐卧其間意條如也居恒笑蠹魚去人
意不遠又謂我固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
託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恠其郡若梁劉
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
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
宋廣平賢皆頰首而從周裸將以視賓王何徑
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信敬元瑞
亟下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暴顯元
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樓卧遊長嘯三
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篇外
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著未行
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叢十
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
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者一卷二酉山堂書
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堯玄國志十卷酉陽續
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雜聞六卷駱侍御
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樓志十六卷蒐緝諸書

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
抱膝編十卷真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
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邇始舉二子戊
子冬復應公車至瓜洲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
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唯子幸及我之身
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
偶犯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
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

當又何如耶元瑞於它文無所不工績學稱

乃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
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暢朗儁橫絕無前稍假
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
詩數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
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
二紀餘姑為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
我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
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
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呼之則
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
異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
年而後遊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
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
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
其仲為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

長工屬文提學公為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
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修時相過從奇漁人
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
士為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
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
或言漁人能古文詞則又俾為古文詞益奇而
其試於楚且以為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
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
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

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
卷而氣象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 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
甚詳抵掌而談今古母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
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為當上第
及報落則爭駭而咤嘆以為無天是時霍文敏
公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
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日夜奔馳哭踊兩
目為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

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得齧齧老死轅下
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人
所由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為園圃臺
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
恠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母問
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
佳辰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
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
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

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
 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此筆而書所為
 詩竒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
 節奏頽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
 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
 十卷遼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
 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其諸未成

者尤夥漁人固挫名而不能盡閱其藏書諸方
 岳部使慕而請見者漁人弗見也即迫之亦見
 見亦無所報謝而諸公自以虛往而飽歸念得
 見孫君晚漁人時時為後進指說經術藝文去
 而成名者衆又好推轂士士自以故多歸之漁
 人素強無疾一夕卒得年僅五十漁人之卒也
 許宗魯用中丞罷歸關中誌其墓而喬世寧為
 之表世寧亦關中人也有一子斯億斯傳俱能
 讀其父書斯億去為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斯

億又為余言漁人未卒時其女弟數數感異夢
有羽葆鼓吹符璽之祥惟漁人亦夢之幾以為
仙去不死噫嘻漁人死矣吾為志其所以不死
者可也

王子曰當漁人之在嘉靖時吾吳有黃勉之氏
云其人咸博學工文章弗肯久隸禮部而罷其
所以云蓋能為不用而不能為小用者也夫以
漁人之為隱何下彭澤氏彭澤之聲實冠千古
而君子猶窺其微以為非忘世者何獨漁人哉

不獨漁人哉乃其舒卷之際劇削感慨略用
德以全其天則黃氏固躡乎後矣

盧柟傳

盧柟字少楸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
農穫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
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貲太學上
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順
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
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為人跡弛不問治生

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
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
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其
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以張吏術耳謂柵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柵
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令嘗從客語柵
吾旦過若飲柵歸與翁媪益市牛酒夜共張至
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履相蹈也
會令有它事日晏不來柵愧且望之斗酒自酌
醉則已卧報令至柵故徐徐出坐久之柵稱
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傖人子辱媿見
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柵者為柵讒曰是嘗見令
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亡何柵干振其役夫得
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柵
復加榜焉旬日矣後夫夜壓於墻墮事聞令令
色動曰喑纍是復能活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
狀當柵抵生獄具上報可柵既已坐大辟繫獄
又令仇之故毋敢為稱寃者而會柵鄉人間嘗

侍飲不遜柙目攝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縛柙格
蠶之數百臂踵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
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携書著幽鞠放招
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剽迫柙父自剄死燒其
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柙固已壁立矣令亦更
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柙拳有所讐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
令去濬為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
柙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乎冤哉盧生也
及柙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
湘而吊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
令至則首為更爰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生
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
方留滯鄴柙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
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
延柙柙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
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

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柵竟亦不自得罷還顧
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躡嚙咎柵不
顧曰天生盧柵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
大名飛書大佾山中勒邑吏具筆札受柵所著
集若干卷柵故亦慕稱世貞嘗為文托謝榛先
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為布衣飲
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畧曰
余跡盧柵所邁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獨諸賦則未嘗不
奕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排閔怨而不怒然
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
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
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柵何
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乎哉即盧
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
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
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
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柵而室哉柵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即留月餘走越歷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柵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柵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印中不得其狀也其文辭散失無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畧欲令後世知有盧柵耳予亦愚鮮量矣不遘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士爭獨一令哉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觀利害夫觀利害則何能以死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用激杯酒變而戈矛此則為憐心死也彼其於死未暇計也婦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一旦殉志捐脰此其難於士君子倍屣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容回翔矢死必遂識不由教志不由暱豈不卓卓尤茂哉蓋余

讀王烈婦狀而悲之烈婦者劉女也而婦於王
是時王生甫六十烈婦少於生三歲然已婉孌
有志操善女紅先諸獲機杼間井井也於是王
生之父少叅公為滋陽令以母李往而生獨依
其伯父母居用經術補邑弟子有聲當是時王
生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讐即
發憤下帷不勝欲故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
敢以色見也廼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慘瘁
廢貌矣夜輒詭而祝曰天乎庶得以身代王生
而生竟卒也生疾可歲餘日進一粥則烈婦亦
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生卒時家衆
哭顧獨不見烈婦乃扃戶室縊矣排闥而入救
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郭
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
縊偶係脫墜地蘇烈婦哭曰柰何束我而不使
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
婦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斂服畫劬又剪一皮
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

若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輜者再烈婦歸牀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厨復扃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再踰三日而斂色如生王生諱錫第贊曰烈婦死僅十七耳即所稱非有談說之素至性篤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雖然夫豈弁髦生趣也哉彼所云云誠有以用其死也蓋余有事郢都而烈婦之舅參議公以給事

著直節出守部郢得烈婦死義狀甚詳故為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者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崑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鏞讀書嗜酒不別生產以至卒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雋聲然三試而

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殉之既而強食曰
棄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亡何二孺
子殤烈婦益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而復
曰君猶未葬也吾忍暴吾君骨則徙之墓所視
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為咨嗟墮
涕而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索者謂人
曰彼妹少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則又訾其目曰
彼眇美而流烏能久也烈婦聞之大歎咤曰吾
何知色人乃以色疑我而又目我夜就土所
石灰合許手接久之血出漬灰立枯矣利烈婦
嫁者大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痛益劇度必死
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自縊有抱
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卧棺中喉喀
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
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
中當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
為上書 天子旌其門曰烈婦弇州生曰始劉
子政傳列女而范燁氏因之然於綴行嘉言無

所不談若列傳之例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未盡當也大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變也恒則以殉為一變則以一為殉若趙婦者無所不兼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為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是洗及采風者之疏上而天子之詔下也乎沃自是不為累哉

寬政庚申

